



刘华丽◎著

婚弈

HUN YI

卧榻之旁，有他人窥视，她是离家出走还是选择留守？
这是个问题。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婚弈

HUN YI

刘华丽◎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奔/刘华丽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399 - 3566 - 9

I. ①婚…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2219 号

书 名 婚 奔

作 者 刘华丽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古月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古月珊 沙曼华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38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566 - 9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 一 章	偷拍事件	001
第 二 章	糟糕的解释	014
第 三 章	每个女人都有一个闺蜜	026
第 四 章	婆家和娘家	036
第 五 章	女人的爱好是八卦	045
第 六 章	大奇迹和小奇迹	059
第 七 章	所谓的“天作之合”	071
第 八 章	北京一夜	085
第 九 章	气急败坏	095
第 十 章	老婆的信任	106
第十一章	短信轰炸	116
第十二章	尴尬的遇见	126
第十三章	桂林之行和一通电话	136
第十四章	真相呼之欲出	146
第十五章	魏恩泽的故事之一	156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六章	圆不了的谎	166
第十七章	幸福如此短暂	176
第十八章	真相比想象残酷	186
第十九章	因为了解，所以分开	197
第二十章	泄密事件	207
第二十一章	怀疑与被怀疑	218
第二十二章	胡月的不婚主义	226
第二十三章	秦枫和她的情人	236
第二十四章	小钟的谎言	245
第二十五章	桥归桥，路归路	255
第二十六章	魏恩泽的故事之二	267
第二十七章	欧阳明的过往	276
第二十八章	心灵的洗礼	288
第二十九章	如果能活着	297
第三十章	真正的安宁	305

第一章 偷拍事件

萧市的三月，繁花似锦。

所谓“阳春三月天气新，湖中丽人花照春”，说的就是这个时节。在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清晨，各种吆喝及鸣笛声交织在一起，奏响着生活的乐章。

程西苏从老公易志远的车里钻出来，回过头去叮嘱了一声“小心开车”，然后在他在温情注视下，迈着轻盈从容的步伐，走向办公大楼。

等电梯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同事秦枫。

她感到意外，共事这么长时间，秦枫很少打自己的电话，何况是现在这个时段。她愉快地接下了接听键，“喂，秦枫，早上好呀。”

“西苏，你现在在哪儿？”

“在大厅等电梯。”

“快点上来吧，有点儿事跟你说。”

“什么事？”

“电话里说不清。”

带着疑惑，程西苏走进办公室。一推开门，她就感觉到不对劲，具体是哪个地方不对劲，她也说不上来，只觉得氛围很是诡异，只见欧阳琼、肖飞飞以及赵丽娟几个人围在秦枫的电脑旁，每个人脸色凝重。

究竟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程西苏不解。她走到秦枫面前，“秦枫，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跟我说吗？到底什么事啊？”

秦枫沉默了两秒，一边移动着鼠标一边说：“西苏，你不要生气啊。”

程西苏觉得好笑，“我为什么要生气？”

这时候，赵丽娟挡在秦枫的面前，按住秦枫握着鼠标的手，“小秦，我看还是别给西苏看了。”

程西苏更觉得奇怪了，“什么东西？”

赵丽娟推开了程西苏，指了指角落处，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西苏，那儿有冲好的咖啡，你喝点儿吧。”

程西苏自然不会去喝咖啡，她们的举动已经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她绕过赵丽娟，走到秦枫面前，笑着说：“什么东西，给我看看嘛。”

秦枫想了想，轻轻推开赵丽娟，打了一个文件，然后指着屏幕说：“喏，是相片。”

照片非常清晰。她看到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车牌号码她十分熟悉。她看到一个男人的眉眼，那个男人她也十分熟悉，是易志远。

但照片上不止易志远一个人。

笑容在她的脸上凝固了，赵丽娟见没办法阻止，把头扭到一边，不忍再往下看下去。

最后一张照片仍然是在车里，易志远和一个黑衣女子搂在一起亲吻，黑衣女子全身都贴在易志远身上。

程西苏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睛盯着照片上的画面，双腿一软。

旁边的赵丽娟见状，连忙上前，“西苏……”一边扶住她一边喊，“你看你们，当初说了不搞这些，你们不信，偏要搞，现在出事了吧？！”

欧阳琼没说话，秦枫也别过脸去。

肖飞飞看了大伙儿一眼，底气十足地说：“照我说，这个活动搞得好。要不然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是不是？西苏能知道她老公偷腥么？赵姐，你能知道你家老头子暗地里去帮那个寡妇么？没准儿那个寡妇就是你老公的初恋情人，现在又旧情复燃了。我的话虽然直接了一点儿，难听了一点儿，但也是事实啊。我也不怕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次偷拍，打死我也不相信我男朋友居然会去夜总会。他平时装得多清高，一直反对我去那种场合，自己还不是背地里往那儿扎。还柔情蜜意地跟我说要加班，屁话，全他妈的瞎扯！”

“就是，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人前一个人，人后一个人，虚伪透顶了。”欧阳琼接话。

在众人的叫骂声中，程西苏回忆起了整个事情的过程。

事情发生在两天前。两天前正是三月八号，妇女节。头儿不在，大伙儿手头上的工作也做完成得七七八八，几个女同胞闲着无聊，便关上门凑在一堆聊天。

秦枫说：“妇女节也是个节日，晚上我得让我老公买条丝巾给我，上次就看中了。两百多块钱，轻飘飘的一块东西，就两百多哦，太贵了，我没舍得买。”

肖飞飞笑，“那就让你老公买呗，两百多块钱，小意思啦！”

秦枫说：“那是。对了，肖飞飞，罗林送什么给你？”

罗林是肖飞飞的男朋友，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

肖飞飞说：“罗林……嗨，那穷酸样儿，再说了，他晚上没空，昨晚就跟我讲好了，要加班。”

欧阳琼说：“我也是，晚上无聊，没地儿去，我老公要陪客户去考察。”

说得正欢，秦枫的老公打电话来，说是晚上有事，不能准时回家了。

欧阳琼问程西苏：“西苏，晚上你打算怎么过？你老公早就订好了浪漫套餐在等你了吧？呵呵。”

杂志社的人都知道程西苏嫁了个好老公，一表人才，温文儒雅，经营着一家公司，事业如日中天，对程西苏又非常好，整个儿就叫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飞了。

程西苏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啦，他晚上有事。”

肖飞飞说：“哈，我们这群人还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哪，一年一个三八节，却被那些不解风情的男人给搞砸了，我说这些男人怎么就这么忙呢？！”

欧阳琼随口接到，“瞎忙呗，谁知道是真忙还是假忙，我们又没有时刻盯着。”

就这样，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就聊开了。

肖飞飞提议，“反正这间办公室都是女的，何不趁着这个特殊的节日去考察考察各自的男人？不都说忙吗，就看看他们到底是真忙还是假忙，到底在忙些什么。我们五个人，一对一地跟踪，如果真是在加班开会考察什么的也就算了，如果撒了谎，就用相机将他们的谎言记下来。大家说怎么样？”

这个提议首先得到了秦枫的认同。秦枫悻悻地说：“真是过分，每次过节前都答应我给我买这买那，到了关键时刻不但东西没买回来，人也不知道溜哪儿去了，我越想越觉得恼火。”

接着，欧阳琼也点头同意，只有赵丽娟和程西苏没吭声。

肖飞飞问她俩的意见。

赵丽娟说：“还是别去弄了，夫妻双方这样不信任，伤和气。”

程西苏觉得很无聊，赵丽娟说得对，这样做确实伤感情。再者，无论别的男人怎么样，但易志远，她信得过，于是便笑，“我看你们啊，还是别搞什么跟踪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秦枫看着程西苏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说：“西苏，你信得过你老公是吧？我可告诉你，信不信得过不能全凭感觉哦，反正你也闲着没事嘛，考验一下。这样吧，既然你没兴趣搞这些，那我们去，把你老公公司的地址留给我，一下班我们就去蹲点。还有赵丽娟，你也是，将你们家老罗的地址给我。”

程西苏觉得这样不大好，但却拗不过肖飞飞的坚持。

肖飞飞说：“西苏你真是，怕什么？真的相信他，又何必在乎一个地址呢，是不？”

于是，程西苏报出了志远公司的地址。

当晚，程西苏就将这件事给忘了。

而如今，这一叠相片就呈现在她眼前，一张张是那样的刺眼，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

程西苏呆了半晌。办公室里没人说话，也许，她们看惯了程西苏的幸福，此时说什么都显得不怀好意。

在杂志社，程西苏的幸福是出了名的，人长得漂亮，又嫁了个好老公。每次易志远开车来接程西苏下班，办公室的女人们就开始嫉妒，一人一句，“你看人家程西苏……”

可如今，幸福的真相却是这样，令人歉疚不已。大家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西苏，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程西苏的双腿是软的，她不得不扶着办公桌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过了一会儿，她猛地甩了甩头发，伸出一只手按了按太阳穴，试图用这种方式来理清自己的思绪。

尽管相片在她眼前，但她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弄明白。第一，三八节那天，易志远根本没有机会。那天晚上，他本来说有事的，但事实上，他不到六点半就回了家，两人在家吃了饭。饭后他们一起去了附近的百货超市，买了好些食物，将冰箱塞得满满的，之后看了一会儿电视，再后来两人就熄灯，浓情蜜意地睡了。那个晚上，他们还拥有一次高质量的性爱。而且，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大家都在办公室讨论跟踪结果，说肖飞飞的男友去了夜总会，秦枫的老公在商场像无头苍蝇一样逛着，什么也没买。当时秦枫恨得咬牙切齿：好你个没良心的，我为你生

儿育女，你给我买条丝巾还要找借口啊。当时没有任何人说起易志远和这些照片啊，大家都还赞叹易志远准时回家，是难得一见的好老公！

再回到这几张照片上面，是谁拍的，什么时候拍的，在哪儿拍的，是不是别人恶作剧，用电脑合成的？现在高科技技术这么先进，这么泛滥。程西苏在志远的网络公司上过班，她知道，要弄几张这样的相片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想到这儿，程西苏反复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她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抬头问：“秦枫，这些相片是谁拍的？”

秦枫站起来，扶住程西苏的肩膀，“我看，你还是别问了。”

程西苏没有丝毫迟疑，事情到了这份儿上，她怎么能装糊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她肯定是要弄个明白的；相反，如果有人搞这样的恶作剧，她不会觉得这是创意。她盯着秦枫，一字一句地说：“麻烦你如实告诉我，谢谢。”

秦枫迟疑了两秒，说：“是我朋友拍的。”

“你朋友？”程西苏不解。

“是的。西苏你听我说，三八节那天，我和肖飞飞她们商量好，由我负责跟踪你老公。我第一次做这种事，觉得很有趣，但又有点儿害怕。于是便叫上了一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和他一起去你老公公司附近蹲点。我们一路跟在他后面，却发现他回了家。当时我还对我朋友说，程西苏嫁的这老公就是好，下了班就往家里赶，真是百里挑一的好男人。可是……今天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我朋友打电话问我看了邮箱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让我看邮箱，说是有好东西看。我打开邮箱后，就发现了这些照片。”

程西苏又问：“既然不是那天拍的，那么，你朋友是怎么拍到这些照片的？在哪儿拍的？”

“照片是昨天下午拍的。他说在摄影途中无意地发现了你老公的车。你也知道，你老公那个车牌号码又特别又好记，令人过目不忘，别说是他，连我都记得。他看见你老公的车停在路边，又发现车里有个女的，一时好玩，便拍了下来。”

程西苏脚步不稳，打了个踉跄，她想起，易志远昨天穿的衣服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那条浅蓝色的领带还是她帮忙系上去的。

秦枫又补充，“我那个朋友没见过你，所以，他以为车上的那个女的就是你，他以为你们夫妻感情好，就将照片发来让我调侃调侃你。不然的话，他不会将照片发给我的，他不是那种爱掀风鼓浪的人。”

这下，程西苏完全清醒了，重重地跌倒在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屋内鸦雀无声，

一个个面面相觑，看着程西苏苍白的脸色，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程西苏心里在滴血。志远，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发呆，眼前不时闪过易志远和黑衣女子的脸。她实在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相片上的人真是易志远吗？如果是，那么自己是谁？如果不是，那个人又是谁……

真的是易志远吗？真的是他吗？

天哪，太混乱了，谁能给自己一个解释？

半晌，她幽幽地对秦枫说：“秦枫，麻烦你将照片发到我邮箱，谢谢。”

秦枫看了程西苏一眼，没有动。

程西苏又说：“麻烦了，谢谢。”

秦枫想了想，最终点击了转发。

四周都是同情和匪夷所思的眼光，这令程西苏再度崩溃。在办公室工作时间不长，但她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抱怨的话语，对生活不满，对丈夫不满，对男朋友不满，只有她觉得生活是清新的，像春天一样美好。这种美好，是易志远给她的，可现在，易志远却要活生生地剥夺她的这种美好。

她缓缓起身，拎起她的小包，扭头对赵丽娟说：“赵姐，我先回去了，麻烦你帮我跟社长请一下假。”

赵丽娟点点头，有些担心地想去和程西苏说什么，无奈话还未出口，她已经跌跌撞撞离开了办公室。

半个小时后，欧阳明兴冲冲地往编辑部办公室闯，人还未到，声音就传了进来，“小程在吗？魏恩泽已经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了！”一进门，却看到几张垂头丧气的脸。

“你们一个个怎么了？”欧阳明望向大家，没看到程西苏，“小程呢？今天没来？”

“她回来了，但又……回家了。”肖飞飞说。

“回家？怎么回家了？魏恩泽已经答应接受她的采访了，得准备准备。”欧阳明嚷道。

“她……出了点儿事。”秦枫小声说。

“什么事？”欧阳明这才留意到众人的神色有些不对劲。

在欧阳明的追问下，欧阳琼说出了事情的始末。欧阳明听得心惊胆战，最后，他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你们啊……一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在事

情搞成这样，看你们怎么收场。”

程西苏回到家中，脑子依然是混乱的。这时候，电话响了，是易志远。

她发了一会儿呆，终于按下接听键。他的声音轻快地传了过来，“老婆，怎么这么久才听电话？告诉你一个消息，北京那边松口了，同意跟我们谈谈。”他说的和一间公司合作的事，如果合作能达成，那实在是一个好消息。

可程西苏实在高兴不起来，她喉咙干涩，努力了半天，才挤出一个字，“嗯。”

“老婆你怎么了？”易志远觉得不对劲。

程西苏没有说话，眼泪却流了下来。从事情发生到现在，这是她第一次流下眼泪。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你在哪儿？”他的声音开始焦急。

他从来都是这样，她有任何不舒服，他都会着急。他团团转的样子，可爱极了。

不，照片上的男人不是易志远，肯定是别人开的玩笑。程西苏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可她的这种说服居然很无力，亲吻的画面在不停地刺激着她的大脑、心脏、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

“我头痛，在家里。”她低声说。与其说她不忍心责问，不如说她没有勇气开口。

“怎么头痛了？你好好休息，我忙完手头上的事马上回去。”易志远说。

“嗯，好的。”程西苏点头。

挂断了电话，程西苏躺在沙发上，即便是拿被子蒙住头，可思绪仍然清晰。

照片，照片！邮箱里的照片，她根本没有勇气去看第二遍。

半个小时之后，易志远回到家。他给程西苏买了止痛药，又在小区楼下买了她最喜爱的奇异果。看着易志远在自己身边嘘寒问暖，程西苏产生一种错觉：两个小时之前的事，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可是，谁能给她解释照片的事？

易志远端着水杯，站在沙发前柔声安慰，要她吃药。

程西苏摇头，“我不想吃。”

易志远和颜悦色地哄劝着，“不行，药一定得吃，怎么能说不想吃呢？不吃怎么会好呢？快，吃了它，很快的，就两颗而已嘛，吃了你就睡一会儿！”

易志远的声音和语气，像一个父亲在哄一个娇气的女儿。

程西苏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易志远以为她病得难受，用手按住她的下巴，不由分说将药粒灌了进去，还拍她的背，让她不要哭了。

如果在往常，她会将这当成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宠爱，可现在，她却不知如何去形容。

她想从他脸上捕捉些什么，但他仍然像往常一样，一脸的宠溺，看不出任何破绽。

易志远陪着她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就去公司了，说是晚上有个会议，开完会马上回来，他甚至周到得连她的晚餐都想好了。下楼后，他去餐厅订餐，点了她最喜爱的鱼香茄子，服务员会准时给她送上来。

如果没有那些插曲，程西苏的确是人世间最幸福的女子。

易志远走后，她开始发呆。她的志远不会那样的，一定是秦枫她们弄错了。对！一定是这样的。

她告诉自己要相信易志远。易志远怎么会跟别的女人接吻呢？怎么可能！

可是，她的心为什么慌慌的呢？整个人为什么这般飘忽不定呢？她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半晌，她从沙发上缓缓站起，去书房打开电脑。电脑开启后，她不敢再有任何动作，呆呆地望着显示屏，内心在作激烈的斗争。她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自己的邮箱。整个过程，她的双手一直在颤抖。

犹豫了许久，程西苏终于双击鼠标，点开秦枫转发给她的照片。尽管那些画面可能会令她崩溃，可她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要看个清楚。她不能不明不白地就被几张照片给击垮了。

她喝了一杯水，定了定神，然后缓缓地点开照片。

照片上的易志远有些慌张，从其中两张可以看出，他似乎在敏感地捕捉着周围的一草一木。

程西苏下了很大的决心，终于打开了那张致命的相片。

画面中，易志远和黑衣女子唇碰唇，两人的眼睛都闭着。由于角度和距离的原因，她看不清志远和黑衣女子的脸，但志远的服饰头发脸型是她所熟悉的。黑衣女子的脸侧着，面部表情模糊，她的双手环绕着易志远的脖子，看姿势似乎很享受这个吻。程西苏死死盯着黑衣女子的脸庞看，纵使模糊不清，她还是希望能从中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譬如，她是谁？她们是否见过面？

答案是否定的。

她只看到黑衣女子小巧的鼻子刚好碰在易志远的鼻尖上。

程西苏的大脑在飞速旋转。

易志远虽然也是一个老板了，但他的朋友并不多，倒不是说他人缘不好，而是他将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家里，非工作时间他都陪伴在她身边。到杂志社工作之前，她曾经在易志远的公司帮过一段时间的忙，公司女职员和她混得都比较熟，即使交往不深但也绝对认识。虽说后来不在那里上班了，但她还是会隔三差五地去公司找志远。公司并没有招聘新人，所以，黑衣女子不可能是易志远公司的。易志远基本上不涉足娱乐场所，唱歌、跳舞、浴足等，但凡外人看起来很敏感的地方，他一概不去，所以，那个黑衣女子也不可能是风月场所的女子。

那么，她到底是谁？公司的女客户？供应商？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到什么程度了？

程西苏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她跌在宽大的摇椅里，回忆起她和易志远的一点一滴。往事历历在目，她不相信易志远会背叛自己。

程西苏记得，她刚到杂志社上班那几天，易志远每天都会接送。志远本来就长得一表人才，再加上这些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好，家里的经济也宽裕了不少，程西苏退出志远的公司后，在家闲着无聊就喜欢打扮他，笔直的西裤，整洁的衬衣，活脱脱的王子造型。

有时候易志远会很不好意思，说你再这样，人家肯定要笑话我了。程西苏故意黑脸，笑什么？我才不管别人呢。你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我脸上也有光，人家会说，这是你老婆我程西苏的功劳。

易志远一笑，也不再有二话。

所以，易志远在大家的印象中，从来都是清爽得很，加上他面容俊逸，一点儿也不像是三十岁的男人。

当时秦枫就开玩笑说：“西苏啊，你看看你这老公，太优秀了哦，你得看紧一些，小心他让人家给撬走。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心计多着呢，哪儿吃香哪儿有利可图就会往哪儿钻，她才不管你是不是正宫娘娘，一点儿都不会跟你客气。”

程西苏表面点头微笑说“我知道我知道”，心里却在想，要是像易志远这么好的老公都会被人撬走，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男人能站得稳了。

她和志远是大学同学，相识八年，结婚也有四年时间。事实上，大学的前三

年，程西苏一直没有将易志远放在眼里。大学时代的易志远，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他喜欢默默地念书，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五名，总体来说还是很优秀。大学时代，人人都恋爱，就他易志远不声不吭，对女生的明示暗示总是呆头呆脑，没有任何反应。

有人就调侃，这易志远是不是有毛病啊？易志远有个好朋友叫钟大海，也是同一个班级的，他帮易志远辩解，一不留神就露了天机。钟大海说，他才没毛病呢，他从进校门起就盯上程西苏啦。

于是，大家齐齐往易志远身上盯去，只见他满面绯红，不解释也不掩饰，回头过来意味深长地望了程西苏一眼，眼眸深邃。程西苏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人再怀疑，打那以后，班上的人都知道易志远喜欢程西苏。

可易志远不是程西苏心里理想的男朋友。上大学时，程西苏是学校有名的才女。

同学和老师眼里的程西苏是这样的：一米六七的个头，在女孩子堆里算得上高挑；面容姣好，清秀不失灵气；才气横溢，冷漠又骄傲，有种孤芳自赏的感觉。她的爱好广泛，喜欢登山、画画，尤其是人物素描，几乎是活灵活现。又写得一手好字，年纪轻轻就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特别是诗歌，磅礴大气，有种铺天盖地的气势。她的诗歌曾经获得过全国性的大奖，在学校相当有名。

他们就读的学校，当时属于省级二流大学，出了个这样的“名人”，自然引起了轰动，她的出色也吸引了不少追求者。

别看是省级二流大学，但学校里的学生似乎个个都不简单，像程西苏他们班里，有不少同学的父母不是官员就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人。想想看，二流大学，门槛不高不低，不没落但也不起眼儿。这年头，大家越来越喜欢追求低调。所以，那些官员和商人也乐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到那儿去接受教育。说是受教育，但真正勤奋好学的却没有几个，大部分时间都是围在一起，三句话离不开美女帅哥，哪个班的男生英俊，哪个系的哪位女孩漂亮，要用什么方法去追求，等等，俗不可耐，却也符合现实。

程西苏跟同学们的关系不疏离，也不亲近，属于见面打招呼分开说再见的那种，学校里的男生她一个也看不上。她心有所属，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易志远，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这其中有一段很长的故事。时间久远得仿佛间隔了好几个世纪，那个曾经占据程西苏内心的人，也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了，甚至连程西苏自己也不大记得起来，也不愿意再去回忆。

总之，易志远用他的沉默和努力打动了她，让她最终决定用生命去爱这个男孩。事实证明程西苏的选择是对的，当易志远从男孩蜕变成男人，他给予她的温柔与爱情，从未变过。

她和易志远是大学毕业后第二年结的婚。她记得，刚结婚那会儿，两人的条件不怎么好，易志远在网络公司搞程序，程西苏则在一家制药公司上班。帮别人打工，有很多的不自由，再加上初涉社会，经验缺乏，所以两人薪水都不高。程西苏她们班上也有不少同学结成眷属了。虽然是一毕业就结婚，只不过，别人有双方父母的支持，房子车子样样到位，而他们则是婚礼仓促，居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

也是，一个集体中不可能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强硬的经济背景，易志远就属于贫困型的，他是小城镇的人，爸妈双双在纺织厂上班。易志远上大二那年，志远妈就下岗了，家里的经济很拮据。为了让志远顺利地完学业，志远妈一直起早贪黑在农贸市场卖菜，能供完易志远顺利上完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家里自然没有多余的钱给他们结婚买房子。

程西苏就更不用说了，她的家庭条件还可以，但如果让她伸手向家里要钱结婚，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实上，她的家庭成员很复杂，上中学时，父母离了婚，后来她妈带她改嫁了，这样一来，她就多了一个继父。继父的儿女们，她得管他们叫哥哥和妹妹。继父胡建国是县粮食局的一个小领导，在单位有点儿小权，在家里握有大权，向来说一不二，谁也干涉不得。

程西苏一直喊胡建国“胡叔叔”，住进胡家的时候她已经有十三岁了，无论是谁也没有办法让她开口喊胡建国一声“爸爸”。西苏妈曾经要求过几次，但程西苏倔犟得很，理直气壮地说“我有爸爸为什么要喊他爸爸”，加上胡建国也没提出什么异议，一来二去，“胡叔叔”也就这么叫开了。

程西苏知道，自己能顺利上完大学，跟胡建国是分不开的。高中还没毕业，她妈就当着全家人的面对她说：“西苏，毕业后你就去工作吧。”她愣了一下，正想着怎么答话，胡建国就说：“工作什么，上完大学再说工作的事。”

西苏母女俩都松了一口气。程西苏知道，母亲一直都希望她好好读书，念大学，之所以会那样说，是在试探胡建国的想法。

也许有人要问，夫妻之间还用得着试探吗？

关键点就在这里。程西苏母女和胡建国一直属于一种强势与弱势的关系，前者弱，后者强。那种关系，没有夫妻间的信任依赖和有商有量，也没有传说中的血浓于水，何况他们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可言。家里的一针一线一粒米只能从一个人

身上拿钱，这种关系还能平衡吗？所以，她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那样的一种关系，既轻不得，又重不得，如履薄冰。

虽然母亲一直强调胡建国对她很不错，但这些年的生活，程西苏也有她自己的感受，那就是——寄人篱下。

当易志远向她求婚时，她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当然，她的头点得那样快并不全是因为她想逃离那个家，她对易志远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她愿意嫁给他，愿意和他携手共度人生。她的心情是兴奋的，愉悦的。

所以，尽管条件有限，他们仍然决定结婚。程西苏一直记得易志远结婚前所说的话。他握着她的手，深情地说：“西苏，我知道我们现在很艰难，我一事无成，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向你求婚的。我爱你，就有责任给你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尽管还不能，但我仍然要和你结婚，我想早点儿娶你。你放心，我会努力的，我会让你过上好的生活，绝对不会辜负你。”

他的这番话将程西苏感动得热泪直流。

如今，誓言犹在耳边回响，仍然那般情深意切。

绝不辜负！

那么，现在算不算辜负呢？

易志远开完会，已经是晚上九点半。散会时，技术部总监赵祥邀他一起去吃夜宵，毕竟忙了好一阵子，轻松一下也是应该的，可他一想起程西苏还生病在家，便婉言拒绝了。程西苏生病了，他怎么可能还去吃夜宵呢？

赵祥倒也能体谅老板的顾家之心，笑了笑，和其他同事先走了。

从公司出来，易志远往停车场跑去，一边小跑一边给程西苏打电话，“老婆，你好些了吗？头还痛不痛？我刚开完会，现在就回家，你还要吃什么东西？我给你买回去。水晶蒸饺怎么样？”

程西苏应得有些无力，症状似乎丝毫未减轻。这令他更加担心，一踩油门，往家的方向开去。

也许是因为城市发展得太过迅速，这个城市的夜景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迷离，越来越不真实。他和大街上的车流一起，从灯红酒绿的街头穿梭而过，一道道霓虹在他的身后相互辉映着。

易志远回到家，发现程西苏仍然蜷缩在沙发一角，看起来十分疲惫。她的手中握着遥控器，不停地按着，只是没有哪一个频道能停留三秒钟。

他上前，关切地问：“老婆，你怎么啦？”